



陈浩泉

扶桑之恋

扶桑之恋

陈浩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年·北京

扶桑之恋

陈浩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9% · 197,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07-228 书号: 10309-36 定价: 1.65元

责任编辑：刘占生

封面摄影：孙 毅

封面设计：葛 骞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中篇小说，它既是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又是一曲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颂歌。动人的爱情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使这部小说荡气回肠，感人至深，也使作品的主题由男女之情自然地升华到新的高度，显得更有意义。它的主题是：反对不义战争；盼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小说的情节曲折，相当引人入胜：香港学生杜正宇到日本留学，钢琴老师杨雪托他找寻一位日本友人高桥志的下落，但他到日本后遍寻不获。在日本，他与房东内藤先生的女儿智美子谈起恋爱，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这时，杜正宇又发现杨雪与高桥志的关系极不寻常，而内藤先生则极象高桥志。……内藤终于决定要到香港与杨雪见面，到底，他是高桥志吗？他是杨雪的前夫吗？而智美子就是杨雪的女儿吗？假如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曾与杨雪同生死共患难的现夫卢子恩又该怎么办呢？最后，杜正宇的异国之恋又是否能开花结果呢？……小说的结局将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在日本军国主义仍有复活迹象的时候，这部小说有它更深一层的意义。

这部小说布局严密、脉络分明、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同时，作者的文笔畅达流丽，一些场景的描写也极富异国情调，开卷读来，颇有欲罢不能之感。

作者简介

陈浩泉先生，生于一九四九年。先后任职记者、报纸编辑、出版社编辑及电视台编剧，并致力于写作。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

诗歌：《日历纸上的诗行》、《铜钹与丝竹》。

小说：《青春的旅程》、《银海浪》、《华芭山村》、《萤火》、《坚强的生命》、《海山遥遥》、《香港狂人》、《碧海情怀》（《青春的旅程》再版）等。

散文随笔：《青果集》。

陈浩泉所写的作品和剧本，分别在中国及其港澳和海外发表、出版。

目 录

楔子.....	(1)
到日本去	(2)
人海茫茫	(23)
红叶·雪·樱花	(53)
醉倒了	(74)
情意殷殷	(95)
半截手指	(119)
内藤先生是高桥志	(139)
到过中国	(164)
到香港去	(177)
重新聚合	(195)
二十六年 前	(201)
从上海到新加坡	(237)
该怎么办	(252)
卢子恩失踪	(271)
离开香港	(294)
尾声	(302)

楔 子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三点钟。

杜正宇站在写字楼的窗前，透过那宽阔的茶色玻璃，俯视着维多利亚公园音乐亭周围的一片人山人海——那是香港各界市民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中的侵华史实而举行的民众大会！

这样的场面使杜正宇的心情一下激动起来。虽然，厚厚的玻璃阻隔着他听不到那鼎沸的人声，但是，他看到了人们在举手呼口号，在拍着手掌，看到了几万人围着共同的一个圆心！……

周末下午，广告公司中所有的人都下班了，但身为设计部门的经理，杜正宇却仍然要为一些未完的工作留下来。然而，他留下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看看今天公园中这个集会的情形。

从眼前万头钻动的场面，杜正宇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到日本去

八月的香港，郁热难耐。

密密麻麻的人群，不是在热锅般的地面上给火辣的阳光煎晒着，就是在难以透气的笼子般的楼宇里给蒸煮着。

一股低气压在向这个海岛步步进逼，看来，热带风暴即将来临了！

杜正宇早订了飞东京的机票，如果台风莅临，班机取消，那么，他的行期可就受阻延了！

杜正宇真担心会因此而打乱了计划——赵先生在信里说，学校九月一日正式开学，叫我八月二十日左右一定要到东京呀！而且，今天起程的电报也打去了！这种天气真作弄人……！

清晨起床，天文台仍然悬挂一号风球。正当杜正宇在烦躁不安，天气报告却说：台风“露丝”突然改变了方向，向海南岛移动，本港即将可以解除风暴的威胁。

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去，班机也没有变动。

杜正宇马上匆匆地吃了早餐，然后点齐行李，在爸爸妈妈和弟妹的陪同下，乘的士①到机场去。

走进机场大厦，是一阵凉浸浸的冷气，透人心脾，门

① 即 TAXI，计程汽车。

外的喧嚣、市尘、郁热以至一号风球在心理上造成的威胁，全给杜正宇抛到脑后去了。

正当杜正宇在划机位磅行李的时候，一个穿深湖水色西式套装、白高跟鞋，手里挽着白色手袋的中年妇女出现在他身边了。

“哦，杨阿姨，你来了！”杜正宇高兴地和她握手。“我已经说过，你没空就不用来嘛！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有课的！”

“不要紧，我说了来就一定会来的！”杨阿姨摘下了咖啡色的太阳眼镜。“我把学生的课改在下午，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照片带来了吗？”杜正宇问。

“带来了！”杨阿姨打开手袋，拿出了一个信封，交给杜正宇。“你上飞机再看吧！”

“好！”杜正宇把信封放进了随身的旅行袋里。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杨阿姨又问，“我所告诉你的都记住了吧？”

“记住了——这个日本朋友叫高桥志，大约五十多岁。以前住在东京新宿区。……没错吧？”杜正宇述说了一遍。

“你的记性很好。”杨阿姨说，“正宇，这个朋友你一定得替我好好地打听一下！千万记住！……”

杨阿姨的声音很轻，但却是凝重、沉郁的，她的眼睛里甚至流转着迷失、忧愁与惶惑。

只不过为了打听一位朋友的下落，为什么她显得这样神伤呢？

杜正宇不禁纳罕。

这时候，爸爸、妈妈走过来了。

“卢太，你这么忙就不用来呀！”妈妈说。

“不，我应该来的！”杨阿姨笑着点头。然后，她又对爸爸、妈妈说：“正宇是个聪明勤奋的孩子，相信他在日本一定会念好书，不负你们两老的期望！”

“虽然他就快上飞机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不赞成他到日本去！”杜正宇的父亲杜刚说。

“你的脑袋就硬得象石头一样！”妈妈白了他一眼。

磅了行李，他们向候机大厅走去。

“学美术设计，到日本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杨阿姨说，“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中国有很深的血缘关系，现在，它的出版和工商业又十分发达，所以，设计方面的水准是相当高的。”

“美国的工商业不更发达吗？我早对他说过，要留学就到美国去，那边有亲戚，也有个照应。而且，东京的生活水平比美国还要高呢！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杜先生瞪了儿子一眼，话里有气。

“哎，‘仔大仔世界’，也不用再管他那么多了！”妈妈说。

做太太的知道，丈夫仍然记住被斩断左手尾指的那笔旧仇——哎，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啊！……

在机场禁区的闸口，杜正宇和爸妈、弟妹一一握别。最后，他和杨阿姨握手：

“西哟娜拉①！”

① 日语，即“再见”。

经过移民局办理手续的柜位，进入禁区，杜正宇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亲人了！四个小时之后，喷射飞机就将把他送到北方的岛国，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生活正在等着他！

他有点落寞，有点心怯，但更多的却是兴奋与欢欣——到日本念书，这个多年来的愿望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还不应该高兴吗？

杜正宇从小喜欢画画，在念中学的时候开始对美术设计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利用晚上的课余时间，跑去念工专夜校的设计课程，开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正宇也很迷具有东方色彩及独特风格的日本美术，他喜欢看日本的古装电影，偶然有日本的绘画、文物等展览，或者是来自日本的音乐、舞蹈演出，他也不会放过。此外，正宇还花不少钱买了许多日本的杂志、书籍，希望多些吸收。

但是，他立即碰到了个难题——不谙日文！

念F4^①的时候，正宇的钢琴老师到英国去了，在她的介绍下，正宇转跟杨雪老师学琴，后来，杨老师和正宇妈妈也成了好朋友。

当正宇知道杨阿姨是早年的留日学生，日文修养相当好，立即要求她兼教日文。

初时，杨阿姨没答应，她说：

“我的钢琴学生已经够多了，每星期要上足六天课。而且，我也实在没多少教日文的经验。”

① 中学四年级。

“我一星期上一次课好了。杨阿姨，你免为其难吧！”正宇央求着。

“你学日文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看日本的书刊。”正宇说，“我很喜欢日本的美术设计，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能到日本去留学。”

杨阿姨望着杜正宇，然后，缓缓地地点头。

“那天，在这里见到那几幅好大的‘浮世绘’，我就喜欢得很了！日本的美术和设计的确是吸引人的！”正宇又说。

“……好，我教你！”沉吟须臾，杨阿姨终于答应了。

“不过，我只是星期六晚上有空，就给你一个半小时吧！”

“谢谢杨阿姨！”

这以后，杜正宇逢星期三晚学琴，星期六晚学日文，一直维持到他中学毕业。

后来，杜正宇知道，杨阿姨当年负笈东瀛，考入了东京艺术大学的音乐学部攻读钢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是日本唯一国立的艺术大学，连日本本土的学生也难以考入呢！杨阿姨能进入这间高等学府就读，实在是十分难得的！杜正宇羡慕不已。

在杨阿姨的影响下，杜正宇更坚定了要留学日本的意愿。

中学毕业后，他一面念预科，一面勤奋地修习日文。如今，在父母的帮助下，他终于走上了通往实现理想的道路！

航空小姐送来了饮料，杜正宇要了一杯茄汁。

“阿厘架道①！”他的日语开始派上用场了。

① 日语：即“谢谢”。

那个日本小姐向他鞠一个躬，笑容特别甜美。

呷了一口茄汁，从机窗往外望，天色灰暗，一团团、一片片饱含着水分的潮湿的云朵，迅速地向窗前涌来，又迅速地向后退去，只留下机窗玻璃外的一片水雾，然后凝结成小水点，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这时候，杜正宇更感觉到，万里高空上的喷射机，就象一支快箭，直射向云海深处、苍穹的心脏！

收回凝视窗外的目光，杜正宇记起了杨阿姨的那个信封，连忙从随身的旅行袋中把它拿出来。

打开一看，除了一张剪去了一半的照片外，还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这位日本朋友的简单资料。杨阿姨做得很周到。看来，对她来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呢！

再仔细地端详那张照片——相当残旧，而且早已发黄，照片的边沿也磨损得破破烂烂了。

看得出，这张照片起码有十几年的历史了。

这象是一张双人照，但现在只有高桥志的一半，他瘦削削的，样子颇斯文，但脸上却蓄了点胡子。两道眉毛粗粗的，但眉宇间似乎隐藏着忧虑。这个日本人，到底和杨阿姨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为什么她这么关心他？……如果是好朋友，如果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又会失去联络呢？……

杜正宇对着照片发呆，杨阿姨在机场的忧蹙迷茫的眼神又在他的脑海中跃现了——她说，打听这位日本人的下落是受一位朋友的委托，但看来却不象呀！起码，她也是认识高桥志的！……

杜正宇曾经询问杨阿姨那位朋友的姓名和她与高桥志

的关系，但她却不透露。

“只要你打听到消息，立即写信告诉我，那就行了！”
杨阿姨说。

吃了飞机餐，填好入境申报表，差不多将近下午四点钟了。杜正宇有点疲倦，靠在椅背上小眠了一阵。

当他醒来的时候，机窗外灰蒙蒙的云团完全消失了，代之的是金黄耀眼的阳光——那是开始西坠的夕阳呀！

渐渐地，出现在杜正宇眼前的是一片绚烂的景色——深蓝得象墨绿的天空中，一小片、一小片有规则的云朵，被染上了金黄色，就象金鱼的鳞片似的，红橙两色混成一体霞光，也从夕阳的身边在天边蔓延开来，把天空涂染得好美。

在万英尺高空上看落日，这还是第一遭呢！

杜正宇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地迷醉了。然而，大约二十分钟后，天色逐渐地灰暗，美丽的晚霞也象畏羞的姑娘，隐身到黑暗中去了！

杜正宇有点惋惜，他仍然凝视着机窗外。

幸好，他也没有失望——黑暗的天际，代替夕阳的是半轮明月，代替晚霞的是一颗颗渐渐冒出头来的星星。

淡淡的月光射在机窗前，星星在对他眨着眼。短短的几个钟头之内，眼见日月交替，杜正宇心中不禁一阵小小的激动。他觉得自己现在就象一只飞出了笼子的小鸟，在高空翱翔，也象一条跃出了小溪的鱼儿，在大海中浮游！

从机窗往下望，开始可以见到灯光了。旁边的一个美国人对他的女伴说：

“就快到东京了！”

一会儿，播音小姐的声音传来了：

“……航机就快降落东京羽田机场，请各位绑好自己的安全带。祝各位旅途愉快！……”

飞机经过几次下降之后，飞越过东京湾，向机场的跑道俯冲了。但在黑暗中，只见下面一列列灯光，机场是什么模样，根本看不清楚。但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杜正宇就感觉到机场很大。

顺利地经过移民局，办好手续，检查完行李，一出闸，杜正宇在人群中搜索赵先生。

他并未见过赵先生，现在，大家都只能凭看照片的印象来找寻对方。

杜正宇站着张望了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向他走过来了。

他一直走到了杜正宇面前，这时，他们都互相看清楚对方了。

“赵先生！……”杜正宇叫起来。

“你一定是正宇啦！”赵先生也以中国话回答，“欢迎你来！行李都领齐了吧？”

“都齐了！”

“好，咱们走！”赵先生帮忙拿起了一个大皮篋。“哗，你带了这么多行李！”

“主要是冬天的衣服，爸爸说，日本的东西很贵，所以就先在香港买了。”杜正宇挽起另一个较小的皮篋，和赵先生一起走出了机场大厦。

“日本的消费的确是很厉害的！”

他们乘坐“的士”到港区的滨松去。赵先生说：

“现在已经快八点钟，你一定肚饿了，咱们先吃晚饭。在滨松有我一位姓黄的朋友开的中国餐馆，他是地道的北京人。”

“的士”穿过东京夜景中的一列列、一堆堆的霓虹灯。还不到二十分钟，车子就来到滨松了。但是一看收费表，已将近三千日圆！

“哗，坐的士好贵呀！”这样的价钱不禁使杜正宇咋舌。

“日本的交通费是相当高的，火车、地下铁也不便宜。”赵先生说。

进入那间“中华料理”的馆子，老板黄先生热情地招呼他们。这个餐馆不大，但倒也觉得相当清雅，生意很不错。

饺子、锅贴、炒面……都是地道的中国饭，加上黄先生那一口纯正北京话的殷切招呼，更使离家第一天的杜正宇感到特别亲切。

“这里的東西，吃得惯吗？”赵先生问。

“很好吃呀！”虽然，这里的中国饭已经有多少“走样”，味道也比不上香港的，但是，身在异国，这饭实在是好吃啊！

“以后在日本，你还得尝试吃吃和食，这叫入乡随俗，是吗？”赵先生笑了。

“是的，我什么都愿意尝试一下！”

这时，杜正宇突然想起杨阿姨的委托。

“赵先生，我想请你帮忙打听一个日本朋友的消息，他叫高桥志，大约五十多岁，以前住在新宿区，你认识这个人吗？”说着，杜正宇把照片递给他看。